

帝疆爭雄記

司馬翎 (4)

「這麼早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呢？」
這個落魄的美少年神情一片蕭索，似乎不大願意跟她說話。對於她的問話，祇搖了搖頭，算是回答。

這一來凌玉姬可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！她本是一片好心想替他醫治健忘症，哪地知對方冷冷淡淡的，直是拒人於千里之外。於是，她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自我解嘲地笑道：「我本將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溝渠……祇好隨你去吧！」

她轉身橫過街道，那個奇怪的年輕人突然間眼中發亮，癡癡地瞧住她的背影。凌玉姬等三人上馬向東面緩緩馳去，出東門走了數里來路，祈北海和辛龍孫一起哼哈作聲，凌玉姬回頭望去，祇見他們已勒住跨下駿馬。她再向後面瞧去，但見那個奇怪的年輕人站在數丈外的大路旁邊。

祈辛兩人不同地甩蹬下馬，齊齊向那年輕人走去。凌玉姬遠遠望著，祇見那年輕人雖然瞧見祈辛兩人洶洶來勢，但面上竟沒有一絲畏懼之色，不過也不是從容應戰的神態，而是一派漠然無動於衷的神情。這一下倒是大大出乎祈辛兩人以及凌玉姬的意料之外。因此祈辛兩人迫到那年輕人身前，卻都沒有出手攻擊。

祈北海皺皺眉頭，突然道：「喂，我們給你的銀子呢？」那年輕人想了一想，談談道：「都花掉啦！」

辛龍孫口中「嘖嘖」連聲，大表驚訝道：「你的本領倒是不小，一百零三兩銀子在普通人已經是個小財主啦，你有什麼本領一夜之間花光？我倒要請教一下！」

年輕人緩緩道：「昨天下午我吃了一碗麵，又買了身上這件皮袍……」

祈北海不覺提高聲音，道：「那樣要不了半兩銀子，但你祇換來這麼多東西麼？」他的聲音本來十分洪亮，這一放大嗓子，連數丈外的凌玉姬也聽得一清二楚。

辛龍孫也忍不住罵道：「真是混帳東西，你以為日後還有這種發財機會？」這祈辛兩人雖然是浪跡江湖的武林人物，一向視錢財如糞土，但像那年輕人這等花錢法子，當真是聞所未聞。是以不禁大為生氣。

那年輕人一任他們光火責罵，面色絲毫不變，仍然是一片落寞蕭索的神情。

祈辛兩人得不到任何反應，因此發作不出來，那辛龍孫鼻子中連連發出哼哈哈哈之聲，祈北海卻連罵數聲「瘋子」。

之後，辛龍孫突然又問道：「你跟我們幹嗎？」那年輕人淡然道：「那我回轉頭就是……」辛龍孫登時大為冒火，揚手就是一個嘴巴子，脆響一聲，那年輕人跌倒在塵埃中。卻見他緩緩爬起身，不但毫無反抗之意，甚且沒有一點溫怒之色。

這種人當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是以祈辛兩人雖然見多識廣，此刻也不禁微怔，一時難以決定是過去再給他幾個嘴巴？抑是不再加以理會。

蹄聲響處，凌玉姬已縱馬馳到，道：「你們何必再折磨他？他已經不是正常的人，你們又不是不知道！」

辛龍孫頷首道：「這一回我當真相信啦！」

凌玉姬下馬走到那年輕人跟前，道：「他們剛才還不相信你患上了健忘症，所以那樣對付你，你千萬別放在心上！」

那年輕人漠然地笑一下，道：「沒有關係！」

凌玉姬道：「你雖是記不起從前的事，但現在的狀況卻像常人一般，這倒是很奇怪的現象！」

祈北海插嘴道：「這有什麼奇怪的呢？」凌玉姬道：「試想他既然和常人一樣，自是具有喜怒哀樂之情。可是他卻沒有一點火氣，豈不奇怪？」

辛龍孫道：「也許他單單就是不會發怒。」

凌玉姬道：「我卻覺得他不是不會發怒，而是對世事淡漠到了極點，所以懶得發怒！不信可以問問他自己！」

祈北海向那年輕人喂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年輕人點點頭，道：「這位姑娘說對了！」

辛龍孫當真不信，迫近去驕指如戟，指住他胸前紫宮穴冷冷道：「我的手指戳下去，你立刻就死，現在我且問你，是否連死也懶得怕？」

祈北海道：「你用的點穴手法，他哪裡識得厲害？」

那年輕人苦笑一下，緩緩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有時也會提起勁，並非永遠這個樣子，不過現在卻好像連死也懶得害怕，我曉得你所點的是人身十二大穴之一的紫宮穴，點中非死不可……」

他隨口就說出屬於奧秘武學的點穴法中一處死穴之名，這一下連凌玉姬也瞪大眼睛，驚訝不已！

辛龍孫征了一下，怒道：「你這種陰陽怪氣的人，我真想再給你幾個大嘴巴！」

祈北海道：「這廝可不簡單，竟然是武林中人，怪不得熬得住我們的拳打腳踢，並且顯然功力相當深厚，要不然就算不死在我們手下，昨天也得冷死啦！」

凌玉姬溫柔地道：「請問你怎會記得那穴道名稱呢？」

他不經思索地應道：「我時常偷偷地走入乾元寺的藏經閣中看書，其中有些書是關於武功的，有一本叫做點穴秘訣，我看了之後不知不覺就記住啦！」

凌玉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關於你失去記憶之症，我因自幼涉豬過醫術，並懂得針灸之法，或者可以為你治癒，你跟我們一道去，到嘉興以後再動手！」

祈辛兩人聽了都想出言阻止，誰知那年輕人已經道：「謝謝小姐這番美意，不過我卻覺得此事不關重要，我還是回到乾元寺去……」

祈北海本來不贊成凌玉姬為他醫治之舉，但一聽到那廝竟敢不接受凌玉姬的好意，忽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你這廝簡直不識抬舉，當真想找死是也不是？」

辛龍孫冷冷地道：「你不跟我們走也不行，祈兄，把他架走如何？」

當下三人分別上馬，辛龍孫摘下鞍邊絲鞭，揚手一揮，絲鞭末梢纏繞住那年輕人的脖子，就當如牲口一般拉著進發。

凌玉姬本來想勸，後來見他非拉不走，便不言語。那辛龍孫和祈北海兩人輪流拉走，直到下午時分，他才肯自動跟著走。晚上他們便到達嘉興。

四人入城後，凌玉姬首先替那落魄的年輕人購置了一批衣服，裡外俱全，還有鞋襪等物。

祈北海和辛龍孫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，但內心中都妒嫉之極。卻因那年輕人並非正常之人，是以不便發作。

投店之後，各據一房。晚飯後凌玉姬迫著那年輕人洗澡換衣。祈辛兩人不但無法反對，還要替凌玉姬監視，硬要他換上新買的衣服，然後兩人架住他一同走進凌玉姬的房間。凌玉姬抬目看時，祇見那個沒有名字的年輕人已換上一襲淡青色長袍，頭臉全都梳洗過，顯得唇紅齒白，俊逸風流，當真是人間罕睹的英少年。

祈北海抱怨道：「這廝太鷓扭啦，依我的性子早就把他挨個半死！」

辛龍孫這時竟和祈北海站在同一陣線，接口道：「兄弟也有同感！這廝被

我們擔著洗澡換衣之後，竟不肯到這邊來，真教人傷透腦筋，最後祇好硬架了來！」

凌玉姬啊了一聲，不安地道：「我倒沒有想到你不願意到我房中，若是早點曉得，就不會讓他們兩位勉強你了！」

那年輕人輕輕歎口氣，在角落的椅子坐下。

祈北海道：「關於這廝還有一件討厭之事，那就是他連個名字都沒有，太不方便了！」

辛龍孫眼珠一轉，突然笑道：「這一點兄弟倒有辦法，那便是我們替他暫時起一個好了！叫他做無名氏如何？」

凌玉姬大為贊成，道：「好極了，我們暫時叫他做無名氏……你自家可願意麼？」

那年輕人面上仍然一片淡漠蕭索，似是對於人生一切事情都不感絲毫興趣。這時既不贊成也不反對。

祈北海見那辛龍孫的主意大受凌玉姬讚美，甚感懊惱，連忙也動腦筋想別的主意。

辛龍孫揚揚得意，向那年輕人叫道：「無名氏，你到底是哪兒人？為何忽然記不起從前之事？」那無名氏應道：「我也不曉得……」

祈北海突然洪聲道：「玉姬小姐不是說過要替他醫治麼？是否現在就動手？」

凌玉姬笑一下，道：「幸虧你提一提，不然我幾乎忘掉此事……」祈北海登時也大為得意，卻聽凌玉姬又道：「哦剛才想了一想，關於醫治之舉，須俟數日之後方可著手。這幾天等我觀察一下，方敢對症下藥！」

他們開始移轉話題，談了一些別的閒話。這時那無名氏靠在牆角，雙目半瞋，似乎已經睡著。祈北海和辛龍孫兩人一直暗暗對他注意，見他的的確確對一切都十分冷淡，從不看那凌玉姬一眼，因而漸感放心，都泛起這無名氏祇是一件東西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的感覺。

不知不覺已到了亥時，那祈辛兩人各自誇說自己的英雄事跡、談興正濃，凌玉姬忽然起身道：「對不起，現在已經夜深，我們明天再談好麼？」

祈北海濃眉一蹙，道：「目下才不過亥時，哪能說是夜深？再談一會兒如何？」

辛龍孫接口道：「玉姬小姐每晚都攔我們離開，其實我們武林中人，浪跡天下，何須拘泥小節，祇要尚有餘興，大可通宵劇談，祈兄以為對也不對？」

祈北海道：「對。對，玉姬小姐雖是平生第一次踏入江湖，但在外邊總不比家中那等拘禮，再說我們祇要心中磊落